

文化线路视野下明清云贵走廊“路诗”研究

张中奎¹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成果鲜见。从文化线路视野去探究云贵走廊道路文学遗产,特别是道路诗歌的作者类型、路景、内容及特点,提供有别于贵州地域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路径,践行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道路文学 “路诗” 文化线路 云贵走廊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11-0062-13

一、引言

“路诗”,是道路文学的一种文体。狭义上指出门在外的文士,以旅途沿线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为素材,结合个人感受,在旅途中撰写的诗、词、散文、小说、楹联等;广义上还应包括道路沿线流传的与道路、旅人有关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戏剧等。诗人行旅,沿途所见美丽的自然风光、特异的人文景观、多彩的民俗风情,充实了诗歌的内容,丰富诗歌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诗人的艺术境界。

贵州建省以后,经济社会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来开通的湖广经贵州入滇的驿道(又称之为入滇“东路”或“中路”),更是成为连接楚、黔、滇及东南亚各藩属国的交通大动脉。这条驿道,杨志强等称之为“苗疆走廊”,具体“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平溪(玉屏),然后在镇远改行陆路,经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安庄(镇宁)、关索岭(关岭)、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1]。应该说“苗疆走廊”不足以涵盖这一走廊所涉及的地域,从自然地理角度将这条走廊称之为“云贵走廊”更为恰当。

按《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世界遗产”“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服务于特定目的,并生成与之相关的共同特征的文化价值与遗产资源,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独特动态机制的历史现象,它不依靠人的想象和主观意愿来创造,却反映了不同文化群体的相互影响。”^[2]可见,云贵走廊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是确凿无疑的。迄今为止,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

¹作者简介:张中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文化学。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文化线路视野中的云贵走廊道路诗歌研究”(2021SYB09);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贵州省‘苗疆古驿道’文化线路遗产申遗理论及科技支撑技术研究”(Z20190058)

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尚未有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

明清时期云贵走廊多元的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汇，为“路诗”作者类型的多元性、诗歌内容的丰富性、诗歌特点的复杂性创造了条件。“路诗”不但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有着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从文化线路的视野去研究明清时期云贵走廊的“路诗”，显然是一个跨地域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视角，同时也践行了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理论，有利于打破聚焦贵州诗人论贵州诗歌之藩篱，重视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对贵州诗歌的贡献及影响，将贵州诗歌史置于本土文化与客籍文化融合互动的视野中、去阅读与审视，促进“以诗证史”的现代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二、“路诗”作者类型

文士出门在外，旅途中大多以诗歌来写景、状物、抒情、记事等，把诗歌作为表情达意、抒情言志的通用文学体裁。明清时期云贵走廊的“路诗”作者，依据籍贯、社会身份、流寓动因或贬谪成因等可分为本土诗人、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其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一）本土诗人

明清时期，在云贵走廊往来最为频繁的应该是当地百姓。他们通过驿道赶考、谋生、公干、经商等，或者在走廊的某一段频繁地往来，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活动。从驿道沿线镇远、黄平旧州、青岩、郎岱等历史文化古城古镇，可以想见当年人流络绎不绝的景象。但是，大部分当地百姓在驿道沿线的往来活动并没有通过文字记录在案，在文字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仅仅是其中部分本土籍有功名的文士和任职他乡的官员，通过诗文记录下来（详见“表一”），使后人得以管窥明清时期云贵走廊人群往来流动的盛况。

这些本土诗人，有邱禾实、谢三秀、潘润民、潘骧、吴中蕃、田榕、潘淳等知名诗人，有郑珍、莫友芝等著名学者，还有陈法、唐炯、陈夔龙等地方督抚，大部分诗人是明清时期沿着湖广驿道走出去的黔籍精英，他们中过举人或进士，任过知县、知府或翰林院编修等官职，诗文成就较高，在贵州文学史、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表一：明清时期云贵走廊本土诗人统计表¹

诗人	籍贯	社会身份及其他
刘瑄	普安州（今）安	明代贵州建省科举史上第一位举人，教谕
熊祥	偏桥卫（今施秉）	进士，广西按察司佥事等
艾世美	麻哈州（今麻江）	拔贡，历任马（训导、庐陵教谕、松滋知县等
刘邦基	麻哈州（今麻江）	麻哈州（今麻江）岁贡
傅忆	瓮安	诸生（避祸入黔）
李佑	清平卫（今凯里）	进士，宜宾知县等
李廷正	镇远府（今镇远）	举人，雅州知府
邱禾实	新添卫（今贵定县）	进士，翰林院检讨、左庶子等
余兴贤	兴隆卫（今黄平）	举人，知府
葛镜	平越卫（今福泉）	平越卫指挥（历 30 年建葛镜桥）
潘润民	贵州前卫（今贵阳）	进士，礼部主事、广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
潘骧	贵州前卫（今贵阳）	潘润民仲子，贡生，明遗民，南明时任云南罗次知县，四川崇庆知州
杨通宇	偏桥卫（今施秉县）	举人，历任知县、御史、知府等
谢三秀	贵阳	贡生，教谕，被誉为“贵州第一奇才”

戴崇召	平越卫（今福泉）	举人
吴中蕃	贵阳	举人，历任知县、知府等，黔中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
陈南	偏桥卫（今施秉）	清代进士，历任知县、大理寺卿
王瓚	贵阳	进士，任监察御史等
张云霏	偏桥卫（今施秉）	举人
田榕	玉屏	举人，历任宝山知县、安陆知县，与潘淳友善
潘淳	平远（今织金）	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京师人称“潘诗陈文”
陈法	安平（今平坝）	进士，历任知府、巡道等，与孙嘉淦、李元直号为“三异人”
越珙	贵阳	举人
傅玉书	瓮安	举人，安福知县，后授徒以终，戏剧家
陈澂	安平（今平坝）	进士，任知县
魏纯	平越（今福泉）	拔贡，官教谕
倪本毅	开泰（今黎平）	举人，任开州训导、浙江乐清知县等
赵本馭	瓮安	举人，历任甘泉、通州、江宁诸州县
林锤楫	开州（今开阳）	举人，任安徽太湖知县
朱凤翔	开泰（今黎平）	拔贡，任敦煌知县等
修武谟	永宁（今关岭）	举人，讲席
李维寓	麻哈州（今麻江）	拔贡，教谕
史胜书	黔西州（今黔西）	举人，吴嵩梁徒，与戴粟珍并称“二妙”诗人
戴粟珍	清镇	举人，吴嵩梁徒，与史胜书并称“二妙”诗人
郑珍	遵义	举人，任荔波训导等“宋诗派”代表“西南巨儒”，学界公认的清代第一流诗人
莫友芝	独山	曾任曾国藩幕僚“宋诗派”代表，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
莫祥芝	独山	庠生，曾任江宁知县等
黎兆勋	遵义	补诸生，历任训导、州判等，工诗词
杨文照	贵筑（今贵阳）	举人，官内阁中书等，何绍基门生“黔南六家”之一
廖云鹏	印江	候补知县
唐炯	遵义	举人，历任知县、知州、巡抚等
陈文政	贵筑（今贵阳）	贡生，教谕
陈夔龙	贵筑（今贵阳）	进士，历任兵部主事、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
袁思韡	贵阳	举人，任内阁中书保知府加盐运使，杨文照门人“黔南六家”之一
钱衡	贵阳	拔贡，任知县、知州等“黔南六家”之一
陶罇	贵阳	庠生，任通判、知县等“黔南六家”之一
陈馨	贵筑（今贵阳）	进士，户部主事等
金夏臣	独山	廪生，私塾教师
杨恩桓	松桃	果勇侯杨芳孙，军功保府经历
王敬彝	贵阳	青年累试不第，曾为云南布政使李经羲幕僚，后任知州、知府等，民国初任贵州文献征集馆副馆长

（二）宦游诗人

明清时期在云贵走廊旅途中创作“路诗”的诗人中，有大量非贵州籍的，正常赴贵州为官者，以及赴黔入幕谋生的文士，即

宦游诗人。宦游诗人非被贬谪贵州，在心理上并没有巨大的落差。有的宦游诗人属于获取功名后第一次被朝廷委任到黔省任职，一路走来其诗歌中还难免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人情怀。

相对而言，宦游诗人没有行旅诗人、贬谪诗人那么闲散自由，有时候会面临一些琐碎的事务处理。他们没有贬谪诗人那样遭受朝廷政治惩罚的压抑、身心相对轻松，然而远离庙堂，仍然会有弃置荒凉的疏离感。宦游诗人入黔，带来不同的诗歌风格流派，影响着黔省的诗风。“路诗”作者队伍中，宦游诗人数量可观(详见“表二”)，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多，从这些诗歌中能管窥他们流寓黔省的思想状况。

(三)行旅诗人

行旅诗人指的是在云贵走廊匆匆走过，在旅途中创作诗歌的诗人。对于云贵走廊“路域”文学或“路域”文化而言，行旅诗人的影响力有其特殊意义。从一般的文学史视角，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作家一生创作的描述、评价及总结，对其在某地的创作或许会浓墨重彩。但是，对于作家在旅途中的创作对当地文学或文化的影响往往难以兼顾。

行旅诗人在云贵走廊漫长的旅途中创作诗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这些行旅诗人的身份各异，有政界高官如夏言、伍文定、林则徐，有文坛领袖“前七子”之首的何景明，有正德年间的状元杨慎，有知名画家黄向坚，还有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洪亮吉等。许多名气较大的行旅诗人，黔省文学及文化往往借助其创作的诗歌得以名扬天下。

(四)贬谪诗人

尚永亮认为“贬谪文学，大致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贬谪诗人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二第三部分则是贬谪诗人在谪居前后以及非贬谪诗人在送别赠答、追忆述怀时创作的有关贬谪的文学作品……”^[3]据此，贬谪官员从被贬那天开始到贬谪生涯结束，都算是贬谪诗人。

“路诗”中所涉贬谪诗人有四位：萧显(直隶山海关人，明代书法家，明成化年间谪任贵州镇宁州同知)、杨慎(四川新都人，明正德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编修，谪任云南永昌卫)、骆问礼(浙江诸暨人，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南京刑科给事中、南京工部主事等，谪任云南楚雄知事)以及大名鼎鼎的“阳明心学”创始人王守仁(浙江余姚人，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封新建伯、新建侯，谪任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经云贵走廊到达贬谪地修文龙场驿之后，历经磨难，乃有“龙场悟道”，创立阳明心学。王守仁在贵州期间创作的诗歌有100多首，大部分收录在《居夷诗》中。王守仁在走廊旅途中创作的“路诗”多有长歌当哭式的内容，如《平溪馆次王文济韵》《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兴隆里题壁》《武侯祠》等。

三、“路诗”中独有的“路景”

明清时期，湖广驿道线路几经改易，在贵州境内以贵阳皇华驿为中心，西有清镇、平坝、普利、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今晴隆北境)、白沙(今普安东北)、上寨(今盘州东北)、刘官屯、亦资孔11驿，长550里；东有龙里、新添、酉阳、杨老、清平、重安、兴隆、偏桥、镇远、青溪、玉屏(原名平溪)，长490里⁴。据不完全统计(详见“表四”“表五”)⁵，云贵走廊“路诗”数量明代有80首，清代有118首，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作者主要是当时朝廷派任或路过黔省的钦差、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大小官员，少部分为入幕的客籍文士、贬谪官员，以及本土籍有功名的文士或任职他乡的官员等。

考虑到《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编》的采诗编著者皆为晚清黔省著名的文化学者，他们选诗的标准除了文学价值以外，还有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标准。例如，考虑作者是否有功名、官职等社会身份。此外，出于篇幅容量的考虑，

更多数量的诗歌肯定被裁汰掉了。由于系私人搜集与整理诗歌，当事人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的有限，除了府厅州县“艺文志”的诗歌未完全收录外，更多的诗歌还散落民间，存于家谱、私藏手稿中。尽管如此，他们对明清时期贵州诗歌进行搜集整理，使得许多优秀的诗歌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其贡献至今无人能及。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泊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4]在云贵走廊旅途中，文士常常能够从大自然获得审美的经验，并用诗歌表达、传播。仅目前有限的诗歌史料统计（详见“表四”“表五”），云贵走廊出现频率最高的景点是黄平境内的飞云岩（飞云崖、飞云洞、月潭寺）⁶，共有14首，今天名头最为响亮的黄果树瀑布，反而只有6首。“路诗”中呈现了云贵走廊美丽的路景，贵州作为山地省份，湖广驿道沿线著名的山峰有玉屏山、石屏山、飞云岩、相见坡、香炉山（香炉岩）、关岭、象鼻岭、鸡公岭（鸡公背）、老鸦关等；著名的水景观有：舞阳河、涵碧潭、黄果树瀑布等；著名的洞穴有青龙洞、飞云洞、诸葛洞、仙人洞、冯虚洞（牟珠洞）、朝阳洞、碧云洞等；著名的桥梁有祝圣桥、重安江铁索桥、碧波桥、葛镜桥、盘江铁桥等；在注重气节的古代中国，湖广驿道沿线的名人祠庙常常成为文士凭吊歌咏的对象，如伏波祠、甘忠果公祠、武侯祠、鄂公祠、关索庙等。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农耕社会慢节奏的流动方式，明清时期许多文学大家在“云贵走廊”旅途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第一，这些诗歌作品所涉及的景致描写分布于“云贵走廊”驿道沿线，是旅人途中所见之景，即线路限定了旅人所见之景。第二，“云贵走廊”文化线路制造了特有的文学作品。在旅途中，路景与旅人情思相结合，创作了大量的“路诗”。第三，这些诗歌契合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与自然景点中。此外，还有两位诗人的诗歌恰好完整地连缀了云贵走廊的湖广驿道贵州段线路。其一是林鍾楫，贵州开州（今开阳县）人，他自嘉庆十九年（1814年）二月从贵阳府贵筑县皇华驿出发到北京，沿途寄情风物，浏览山川，考城郭之废兴，访英贤之事迹，所过驿程，随笔割记，共作80首竹枝词，总称为《皇华鼓车竹枝词》。林鍾楫在贵州境内创作的诗歌有12首，行走的是云贵走廊贵阳至常德方向，线路是皇华驿→图宁关（图云关）→龙里→牟珠洞→黄丝驿→酉阳驿→杨老驿→清平（凯里）→重安江驿→偏桥驿→草堂关→相见哨→文德关→清溪→平溪驿^[5]，然后出贵州地界。其二是王敬彝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十二月到普安厅（今盘州）去扫墓，此次行程走走停停，时间一月有余。作者一路上作诗36首，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收录在《柳癭庵诗钞》中。作者行走的是云贵走廊贵阳至昆明方向，线路是贵阳→清镇→芦荻塘→安顺→镇宁州→黄果树→坡贡→郎岱厅→茅河口→花贡→白沙→马鞍山→盘州⁹，行走线路只差刘官屯和亦资孔两个驿站就进入云南地界了。晚至清末，云贵走廊线路仍然是湘、黔、滇三地交通运输的主干道。

四、“路诗”多元化的内容及特点

中国古代诗歌按内容及特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喻诗等。但无论“路诗”的作者类型如何，诗人的思想是多元的，均可能写出不同内容的诗歌。此外，诗人行走云贵走廊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创作大量的诗篇，同一首“路诗”中极有可能囊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旅途心境等内容。王夫之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人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6]山川入眼，方有山水诗；凭吊古迹，方有吊怀诗；人在旅途，方有羁旅诗；朋友酬唱，方有酬和诗；身历苗疆，方有竹枝词。

（一）描写自然风光的山水诗

诸多文士途经云贵走廊，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山水诗以描写自然风光、乡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这些文士旅途中的即兴之作，既是文学史的幸福，也是贵州地域文化史的幸福。一般来说，山水意象对行旅之人心态具有调适作用，也是最佳的倾诉对象。神秘旖旎的自然风光理所当然成为文士歌咏的对象，不但可释放内心焦灼压抑的情绪，而且还给予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启迪，使艰苦的旅途充满着浓浓的诗意。因此，云贵走廊线路上的山水名胜向来是诗人乐意探访之地，常引起风尘仆仆的旅人驻足咏叹。

贵州作为一个多山的省份，云贵走廊沿线的高山、江河、洞穴、桥梁、瀑布无奇不有，“路诗”常以此为对象抒发情感，佳作颇多。这一类诗歌集中反映了旅途中的文士对于静幽美景的追求、闲适心境的抒发、社会现实的感慨、深厚情谊的表达。独特的地理环境，古代交通不便，外部对贵州的了解不多，文士笔下的诗歌塑造了外界对贵州的认知，使云贵走廊的许多景点名声在外。

从相关文学史料看，明清时期云贵走廊最为著名的景点当数黄平的飞云岩（飞云崖、飞云洞、月潭寺）。由湖广经贵州到云南及东南亚藩属国的驿道从飞云岩山门前经过，岩下修建有驿馆、月潭寺等建筑。明成化年间偏桥卫人熊祥的《飞云岩》：“争疑云化石，不辨石留云。势欲开凝聚，形方幻郁纷。延溪迷暮靄，出岫弄斜曛。更爱飞泉落，宵中静响。”^[7]诗歌把飞云岩描绘得如同梦中仙境，令人神往。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9年）离开贵州，经过飞云崖时恰逢月潭寺重建，受邀作文《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称“天下之山聚于云贵，云贵之秀萃于斯崖。”^[8]万历朝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时路过此地，也写有一首《飞云岩》：“万丈辟岩局，浮云去复停。幻装螺髻碧，巧缀石痕青。老树清堪掬，飞泉静可听。凭栏舒远望，暂博客怀醒。”^[9]这首写景之作，表达作者身在官场，却向往着寂静的隐士生活。清代乾嘉之际的洪亮吉，出使云贵途中夜宿飞云岩，面对这一久负盛名的景观，亦赋诗《飞云岩》一首，将云飞石动、石瘦云肥的美景挥洒笔尖，读者亦可管窥诗人飘逸、洒脱的个性，宽广的胸襟。“入门一径生虚白，是石是云同一色。……平明待得云全出，始向山根搜石窟。乃知云亦无石奇，石转觉瘦云嫌肥。累累却似枝垂果，一朵峰尤奇一朵。……出门云动石觉行，云脚送我来黄平。”^[10]明清两朝，南来北往文士经过飞云岩，看到前贤留下不少佳作，常常技痒难耐，踊跃创作，与古人发生文学创作互动，留下数百首诗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因为文士的推崇，使“飞云岩文学”成为了贵州古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现象。

明代诗人谢三秀描写黄果树瀑布：“众流赴壑疾如梭，泻入层潭千尺波。素影空中飘匹练，寒声天上落银河。兀兀孤亭坐清樾，征夫到此思超忽。隔川溅沫湿衣裳，对面惊涛竖毛发。君不见黄河万里愁吕梁，又不见夔门五月戒瞿塘。由来迭水亦太恶，石湍幸不通舟航。咄嗟可畏宁尔耳，浮世人心险于水。”^[11]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将瀑布比作一条白色的腰带挂在空中，像天上的银河一样奔腾而下，从声音、气势上将瀑布的雄伟壮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媲美。“君不见黄河万里愁吕梁，又不见夔门五月戒瞿塘”，将瀑布与奔腾浩瀚的黄河、波涛汹涌的瞿塘峡形成对比，极具夸张，颇有李白乐府诗的韵味。此外，谢三秀有感于时事，由此借物起兴，感悟到险恶的人心更胜湍急的瀑布。这一类描写黄果树瀑布的诗歌还有许多，例如《白水河》（邹一桂）、《白水河观瀑处寄书云南友人》（修武谟）、《观瀑作》（陈文政）、《白水瀑布》（郑珍）、《黄果树瀑布》（王敬彝）等，不过，在自然景观更加丰富的古代贵州，黄果树瀑布显然还没有今天那么大的名气。

云贵走廊秀美的自然风光随着岁月的沉淀更具魅力，诗歌将美丽的自然风光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云贵走廊的水不同于大江大河的水，诗人笔下多书写沿途水域两岸险峻的风光及幽静的环境，如“一派涵清浅，千峰划碧空。……学人猿揖让，避客鸟东西”^[12]。还有一些诗则表达旅途艰难的行程，如“匹马重嘶尾洒驿，漏天不漏见初日。……老鸦关上鸦飞绝，两角孤云一握天”^[13]。文士无论是为美丽的自然风光所倾倒，还是借景抒情，都足以释放自己，乐而忘返。

（二）凭吊人文景观的吊怀诗

吊怀诗以历史文化古迹景观为题材，借凭吊古迹、咏叹史实、缅怀先贤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托古讽今的目的。诗人对于走廊沿线人文景观的凭吊歌咏，实际上有着文化传播的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多诗歌凭吊走廊沿线的伏波祠、甘忠果公祠、武侯祠、鄂公祠、关索庙等，这些人文景观里忠君爱国的名臣、克己奉公的能吏将很难被外界所知，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古代文士，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儒家的入世思想根植在文人的内心深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向往的人生理想，“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明清时期，途经云贵走廊的文士不胜枚举，他们在旅途中，吟诗作文，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贵州的传播。镇远的甘忠果公祠是清代新出现的人文景观。文士过此作诗凭吊，无非表达对殉难者甘文焜忠君爱国，宁死不降叛贼吴三桂气节的景仰。其一：“一死封疆重，孤城战守空。三危兵气动，七日蜡书通。庙倚荒江冷，关临扼塞雄。荒庭馀古柏¹⁰，遗响飒悲风。”^[14]其二：“何处访甘祠，吉祥寺之右。……碧血激不去，早渗山骨透。精入千岁柏，

惨澹撑宇宙。神灵黯江光，寒日外凄瘦。劲节忆当年，泪落不能收。正气无死生，忠魂要櫓宿……”^[16]这一类诗歌还有许多，如《青浪滩伏波祠》（傅忆）、《青浪滩拜马伏波庙》（陈法）、《青浪滩拜伏波祠》（潘淳）、《关索岭汉将军庙四首》（王珣）、《武侯祠》（王守仁）、《小关岭谒武侯祠》（吴中蕃）、《武侯祠后小亭为抚军田公课士处》（吴中蕃）、《题仙人洞》（张景宗）等。

在清雍正朝改道之前，葛镜桥一直是湖广驿道必经之路，水深谷狭，舟车阻绝，因此平越卫人葛镜捐资建桥的善举获得过往文士的高度赞扬，诗人们盛赞建桥者矢志不渝的勇气与百世流芳的功业，“卅年持一志，再挫竟成功。安得希贤者，专精似葛公”^[16]，“天堑高深不可穷，洪涛狂啖界西东。……地维缺陷舟车绝，鬼斧神工让葛公”^[17]。对于碧波桥，诗人们着重突出桥梁独一无二的交通命脉地位与价值：“一线黔州路，西南万里通”^{[18]46}，“万里西南道，幽然一径通”^{[19]47}。祝圣桥身居镇远城中，桥上建有亭台楼阁。当年祝圣桥上魁星阁柱子上有一副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晚清的陈夔龙《游青龙洞佛楼即席奉酬》亦有“缅象桥东迈，一色苔藓苍”^[20]的诗句，表明曾经有缅甸的朝贡使团赶着大象从祝圣桥上经过，进入湖广。据史料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缅甸使者直也驮纪门等携带象队入京朝贡，路过贵阳时，引起轰动。从行走线路来看，这支象队必定通过祝圣桥。陈夔龙诗中遥想缅甸朝贡使团浩浩荡荡地通过祝圣桥，作为中原王朝子民的自豪油然而生。

（三）呈现旅途心境的羁旅诗

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古代，除了船，人类更多依赖人力和畜力行旅。对于旅途中的人来说，日间赶路，夜宿异乡成为一种常态。文士的“路诗”中有大量的作品描写旅途所见、所闻、所感，以此表现诗人思乡怀远，感时伤世，抒怀艰辛的旅途经历和苦乐悲欢的情感变化。

1. 思乡怀远

思乡怀远是指漂泊异乡的诗人通过眼见耳闻，描写游子旅途生活的凄楚辛酸，触发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追忆，对故乡的眺望。如杨慎的“村灯社鼓元宵夜。……当年乐事凭谁话。寂寥孤馆坐愁人，小窗横影梅枝亚”^[21]。此外，王守仁的《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云：“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22]王守仁贬谪贵州，身处逆境，忧谗畏讥、强作旷达、萌生归隐的心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而远客思乡，游子怀亲，亦是人之常情。再如张澍的《偏桥晓行》，描写晓行寂寞的景象，同时表明作者生在异乡的乡愁之苦，章法紧密，情景交融，“膈膊听鸡鸣，颠衣促早程。落星依远树，斜月入荒城。马上萦乡梦，吟来咽水声。家园渺万里，霜露赴宵征。”^[23]

“道”在行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羁旅诗都是在路上完成的。“道”在羁旅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仅次于“客”。“道”常象征着出发或在旅途中，这一意象也常使人感到漂泊流浪，居无定所。含有“道”的“路诗”表明了旅人迁徙的劳苦、羁旅之艰辛。如姜仪的“暮云山堡合，旅望驿楼孤。故国悲游子，青山笑腐儒。”^[24]明代“前七子”之首何景明于正德年间奉命出使云贵，途经云贵走廊第一站平溪卫，亦有佳句：“徒倚平溪馆，天高秋气清。水萤光不定，山籁响难平。夜火云间戍，寒枫江上城。终宵无梦寐，高枕听滩声。”^[25]诗中的玉屏，既是边鄙的苗疆异域，又是独具美学品质的山水奇境，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韵味。作者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勾起浓浓的思乡之情，以至于久久不能入眠。这一类诗歌还有《平越道中望岩间吕仙影》（潘骧）、《镇远道中》（林则徐）、《雪走施秉》（莫友芝）、《清平道中》（魏纯）、《贵定道中》（陶罇）、《清镇道中口占》（王敬彝）等。

2. 感时伤世

古代中国，人们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等因素，总有诸多挂念，不能说走就走，即使走在路上，也对家人牵肠挂肚。此外，诗人们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大都困难重重，难免在诗歌中表现出对宦游的厌倦、反抗及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因此，

“路诗”中感时伤世的情感尤为强烈，大量的羁旅诗抒发着诗人们复杂的情感，有苦有乐，苦中作乐。“苦”来自于诗人宦海浮沉、道阻且长、前路茫茫的羁旅体验，“乐”来自诗人心怀天下，对理想的坚持与守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欲扫蛮烟愿未酬，南征一曲怨壶头。丈夫裹革寻常事，休念平生马少游。”^[26]

晚明李贽在《焚书·杂说》中谈到为文时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27]现实生活中，诸多文士往往郁郁不得志。他们坎坷人生的现实背后，隐藏的是社会理想破灭后的自我心灵救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士，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入世不可得与出世不可为的矛盾心理。在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中，更多的文士选择了“禅意”的人生，在诗歌世界里追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路诗”感时伤世的内容直接源于西南与中原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即使是本地文士外出，亦对艰辛的旅程苦不堪言，中原的文士更加难以入乡随俗。羁旅行役之人需要主动去适应旅途的艰辛，这意味着人的心境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莫友芝系贵州独山人，因事乘舟从施秉至镇远，作诗描写云贵走廊山水的奇险，表达旅途如人生的惆怅，把写景与感时伤世结合起来，山水灵动、充满活趣。“石门重百关，天影割一缝。去来讶无路，大笑落深瓮。幽奇幻神怪，鞭箠杂麟凤。高岩削仍斲，清籁断还弄。……同侪竞歌赏，登岸惜倥偬。追逋失已多，回首如一梦。”^[28]莫友芝的好友黎兆勋也在这条路上作《十月十五贵定旅舍寄家人书题后》，其中“念我迢迢寄紫绮，知君脉脉凋朱颜。……浊醪买醉不论价，坐听邻歌双鬓鬢”^[29]，表达人生苦短，光阴易逝的心境。还有一些官员在旅途中常作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的诗歌。如萧显的“勤民六事愧难尽，岂有涓埃答圣恩”^[30]；王守仁的“畎亩投闲终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31]；骆问礼的“报国常存留犊意，忧民还续捕蛇篇”^[32]。

3. 旅途抒怀

旅途抒怀，即“移情别恋”以转移注意力，移步换形以寄托情怀。在旅途抒怀诗中，诗人往往是借事物来抒发旅行情感，而不是纯粹的咏物、咏怀。诗人对种种景物的歌咏并不是重点，而是以文士的现实遭遇、生存状况和理想追求为主，借物表达诗人的自我感受，这也是其区别于山水诗、吊怀诗的地方。羁旅行役之人仕途受挫，常于旅途中触景生情，于困境中发现、体悟人生真谛，以此来调适自己的情绪，获得心理的慰藉，消解行旅途中的愁苦与落寞。

唐代白居易放于江州，寻访地方特色歌谣，于酒肆遇见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琵琶女，怜人以自怜；宋代苏轼遭贬黄州，多次游览赤壁，纵情山色美景，释放消极情绪。清代阮元曾任云贵总督，经过贵阳时作《翠微阁》一首，写南明河的秋景，清越爽逸，舒淡有致，抒发作者高官独任，意气风发的心情。“水南小阁题名后，一段林峦未可忘。黄叶多时有霜气，翠微空处即秋光。眼前画意任舒卷，溪上诗情谁短长。莫怪阑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阳。”^[33]

林则徐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赴云南任乡试正主考官，途经镇远，因叹行程之险，作诗以记录沿途情状。“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盘陡崩石来无端，山前突兀复有山；肩舆十步九扶掖，不尔倾蹶肤难完。传闻雨后更险绝，时有奔泉掣山裂；此行幸值晴明来，峻坂驰驱九已折。不敢俯睨千丈渊，昂头但见山插天；健儿撒手忽鸣炮，惊起群山向天叫。”^[34]此诗写尽贵州山之险峻，水之幽深，岩之陡峭，路之崎岖，虽然是对自然景物的白描，但作者主要是感慨人生前途履险如夷，有进无退之心境尽显其中。

偏桥卫柳塘渡口系湖广驿道必经之地，历史上多次建桥，屡遭洪水冲毁。明清时期商贾、官员往来繁忙，船工摆渡，彻夜不休。偏桥卫人陈珣作诗“楚水黔山一路遥，月明两岸忆长条。临河莫怨公无渡，还踏东风过小桥”^[35]，成就了偏桥八景之一“柳塘夜渡”。诗人即景遣怀，意绪轻松，风姿潇洒。“还踏东风过小桥”，足见作者坦荡乐观的心境。

沈庠的“民夷已定非前日……近卫设州如倚柱”^[36]诗句，一方面反映云贵走廊沿线卫所的民风淳朴、社会安定，另一方面道出明代设置边卫的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能较好拱卫附近州县的安全。此外，“土獠便疎放，官军苦送迎。筹边绩底定，功莫为平平”^[37]则表达作者对驿夫负担沉重的同情，对西南边鄙成为多事之地造成百姓苦难的省思。

(四)往来酬唱应和的酬和诗

酬唱应和指的是文士之间相互写诗词赠答酬唱，既可以是同时代的人，也可以与古人神交互动。“路诗”中有一定数量的应答酬唱、题赠对和之作。文士用诗歌相互酬唱应和的过程中，结合个人遭际和感慨直抒胸臆，其诗歌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创新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最为常见的酬唱应和诗歌叫次韵或和韵，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也叫步韵。云贵走廊“路诗”中的酬和诗主要是针对一个景点而作。如，艾世美的《碧波桥》：“一线黔州路，西南万里通。碧波翻锦鲤，青壁挂长虹。峡响多因雨，山鸣不为风。石阑堪驻马，宛在画图中。”^{[18]46}贵州陵峦丛错，山高水险，桥梁以及四周险峻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千姿百态、神奇灵秀的自然景观，然而外界始终认为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38]。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对此自然环境之美具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从碧波桥看到碧波、青壁、石阑、山峡，如置身画卷，特别是对七盘九曲度涧越壑的贵州古驿道，不责难其艰险，而着眼于其一线连通西南万里，更反映诗人对乡土的热爱。刘邦基的《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万里西南道，幽然一径通。游鳞翻白浪，驻马踏青虹。岩峻长栖雾，溪深易作风。桃花开不断，人在武陵中。”^{[19]47}和诗从三方面来写碧波桥，一是其作为西南交通命脉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一径”而通“万里”；二是其在崇山深谷中的险隘，“岩峻”而“溪深”；三是其“桃花开不断”，俨然有陶渊明笔下的意境，世外桃源的画卷跃然纸上。由于年代久远，有的一组和诗者已是有尾无头，只能看到和诗，原诗作者反因和诗得以留名，当然也不乏和诗借助原诗作者的名气拔高自己。如《平溪馆次王文济韵》（王守仁）、《怀重庆朱明虹使君，次原寄韵》（骆问礼）、《和刘永茂〈游飞云岩〉韵》（张云霁）、《登甲秀楼步西林相国韵》（陈澹）、《黄平道中颇忆南明河水月寺用东坡〈题寿星院寒碧轩〉韵》（袁思韡）等。

(五)多彩民俗竹枝词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贵州历代诗人创作了若干民歌体文人诗，描写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一般将这一类的诗歌题材称之为竹枝词。当代学者将黔省的竹枝词辑成《贵州竹枝词集》，实收100人115题1774首竹枝词。诗人们从云贵走廊经过，沿途随用手用诗歌记录民俗，文字间流露出对苗民无忧无虑田园生活的羡慕¹¹。同时，难免对苗民的某些风俗习惯有不够客观的描写。这种“浅描”型的竹枝词，在云贵走廊“路诗”中比较常见，只是许多竹枝词未注明地点，不好妄断为走廊旅途中创作，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较少入选“路诗”。

康熙朝贵州巡抚田雯的《相见坡山歌》¹²：“上山葶苈西复东，下山花开一簪红。半滑半干石当路，乍晴乍雨笠摇风。干幄缠腰布裹头，猿啼鹤叫四山秋。下来千尺商讹道，固麦呵交好自由。奈此翻浆白汗何，赶场大弄不停梭。歹鸡后岭望前岭，雅务小坡愁大坡。唇下芦鸣月下跳，摇铃一队女妖娆。阿蒙阿李门前立，果瓮人来路不遥。”^[39]镇远与施秉之间的相见坡全程达数十里，田雯沿途所见苗民穿着漂亮的苗装，赶场、唱歌、跳舞、吹芦笙、喝酒、吃肉，一派祥和的田园生活景象，同时诗歌透露出旅程遥远，山路崎岖，行路艰难。

雍乾之际邹一桂任贵州学政时，画《山水观我》22幅并分别题诗，其中17幅与贵州有关，诸多走廊美景因邹一桂的山水画得以流传千古。在《相见坡》¹³中题诗：“偏桥桥东相见坡，行人听我唱苗歌。吹芦大踏月皎皎，摇铃暗陪声呜呜。前坡草长苦雅务，后坡石滑愁商讹。阿李阿交在前店，阿蒙歹鸡方陟猷。回头相见不足奇，去去忽然还对面。山坳固麦趁泉流，山前果瓮人不休，人不休，鹃啼鹤叫延风秋。”^[40]这首诗夹杂用了大量苗语，表现苗人喜欢喝酒、唱歌、吹芦笙的风俗，建构一幅桃花源的苗寨风光，颇富民族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令人心驰神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直隶人李中简出任云南学政,往返经过贵州,作有《黔中竹枝词》描写贵阳城南铜鼓山一带布依族吹芦笙、跳花场、头戴银饰等民俗:“铜鼓山头雨半晴,竹王祠畔沸春声。吹芦打鼓跳花去,两部银钗照眼明。”^[41]有的竹枝词着眼于表现苗人的勇敢无畏,如“叠嶂曾无三尺平,盘江狭处铁桥横。短裙窄袖花蛮女,宛在秋千索上行。”^[42]盘江铁索桥,行者动摇,然而“蛮女”却像荡秋千一样轻松通过,毫无惧色。

五、结语

长达六百多年持续不断创作的云贵走廊“路诗”,成就了的“路景”。清初文士江闾感慨道:“斯二者(飞云岩、凭虚洞),虽远在天末,僻处一隅,犹当黔之孔道,名虽未著,人尚得过而惜之。黔之不近孔道,灵异奇特或有过于斯二者,湮没不传,不知凡几。”^[43]尤其是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题咏走廊山水风物,描写走廊民俗风情,赞誉黔省历代英杰,凭吊歌咏走廊历史文化遗迹。通过他们的诗歌扩大了走廊景观的知名度,建构了苗疆的“世外桃源”意象,提升黔籍文士的社会认可度,彰显了黔省英贤的“美声”,发挥了积极的文化传播效应,云贵走廊成为贵州本土文化与客籍文化融合互动的“文化线路”。当然,宦游诗人、行旅诗人毕竟是过客,或耗费数日,到达省城贵阳;或耗费半月之久,通过黔境,北往常德,南至昆明。他们来去匆匆,留下几首诗歌,雪泥鸿爪。对于贵州而言,他们旅途中创作的“路诗”,丰富了贵州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形塑了明清时期云贵走廊独特的“路景”。

从一条文化线路上创作的诗歌,可以看到一个长时段内人群行走的线路和活动的轨迹,看到的是同一个走廊空间的不同文士的生存方式、关注话题及聚焦对象,以及他们同走一条线路、同饮一江水或共同面对一个景观、文化遗迹时,各自心理感受的差异。许多“路诗”描写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迹,凸显了驿道沿线景点的地理特征和文化特色。云贵走廊“路诗”就贵州文学史而言,可能仅仅是一个被遗忘的长时段的“路域”文学现象,却在道路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文士表情达意方式的转移,民国时期黔省交通线路的改道,汽车运输业的兴起,驿道的废弃,云贵走廊“路诗”成为一种难以重现的文学奇观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 [1]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2):1-13.
- [2]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J].丁援,译.中国名城,2009(5):51.
- [3]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256.
- [4]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M]//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4.
- [5]林鍾楫.皇华鼓车竹枝词[M]//潘超,张贵东,主编.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94-97.
- [6]王夫之.董斋诗话[M]//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
- [7]熊祥.飞云岩[M]//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82.
-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987.

-
- [9]郭子章. 飞云岩[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38.
- [10]洪亮吉. 飞云岩[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221-222.
- [11]谢三秀. 送水上小憩因作短歌[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71.
- [12]潘骧. 舞水放舟[M]//黔诗纪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1021.
- [13]田榕. 老鸦关[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778.
- [14]赵本馥. 镇远谒甘忠果公祠[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098.
- [15]郑珍. 腊月溯, 过甘忠果公祠, 经戊戌夏水圯[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239.
- [16]戴崇召. 葛镜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67.
- [17]钱邦芑. 葛镜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126-127.
- [18]艾世美. 碧波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19]刘邦基. 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20]陈夔龙. 游青龙洞佛楼即席奉酬[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441.
- [21]杨慎. 踏莎行·贵州尾洒驿元夕[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72.
- [22]王守仁. 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29.
- [23]张澍. 偏桥晓行[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265.
- [24]姜仪. 安庄道上口占[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31.
- [25]何景明. 平溪道中[M]//黔诗选·明清部分.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8-9.
- [26]陈法. 青浪滩拜马伏波庙[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814.
- [27]李贽. 焚书·杂说[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97.
- [28]莫友芝. 自施秉放舟至镇远[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272.
- [29]黎兆勋. 十月十五贵定旅舍寄家人书题后[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321.
- [30]萧显. 宿普利驿[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108.

-
- [31]王守仁. 平溪馆次王文济韵[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46.
- [32]骆问礼. 怀重庆朱明虹使君,次原寄韵[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100.
- [33]阮元. 翠微阁[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248.
- [34]林则徐. 镇远道中[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263.
- [35]陈珣. 柳塘夜渡[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168.
- [36]沈庠. 普安卫[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14.
- [37]王世隆. 过白水驿有感[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82.
- [38]佚名. 黔中常谚·三首[M]//黔诗纪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1311.
- [39]田雯. 相见坡山歌[M]//贵州竹枝词集.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9-10.
- [40]邹一桂. 相见坡[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420.
- [41]李中简. 黔中竹枝词[M]//贵州竹枝词集.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23.
- [42]朱茂时. 黔中曲[M]//贵州竹枝词集.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3.
- [43]江闾. 辰六集·澹峙轩诗序[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672.

注释:

1 参考资料:冯楠总编(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笔者尽量按时间顺序来排列诗人,为节省篇幅,时间信息从略。

2 参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黔诗选·明清部分》《贵州竹枝词集》,均前引书。

4 驿道多次改线:康熙九年(1670年),贵州增设了重安驿、杨老驿、黄丝驿(参见张澍:《续黔书》,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批准从镇宁州属黄果树岔开新路,改经郎岱厅(今六枝特区)毛口渡北盘江至普安州蒿子卡与旧路相接。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批准“由黄丝驿以下之虎场营分路自鱼梁江直达杨老驿”,新路避开武胜关、陡箐营、葛镜桥等处险要,减少平越驿,将黄丝驿移设酉阳驿;乾隆十八年(1753年),开滇黔驿道(即云贵走廊)老鹰岩新路,自上寨驿三十里经白沙过老鹰岩(参见斯信强:《七百年滇黔驿道考》,载《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4期)。

5 统计表入选诗歌的标准是:如果从诗歌的标题或内容判定属于湖广驿道线路经过的城镇,但所著不在驿道上,则不予入选。

如贵阳城皇华驿在今都司路一带,城内景点仅考虑甲秀楼作为地标性建筑,系文士进城歇脚必游景点,其它景点东山、黔灵山等则不予入选,以免泛化。黄果树瀑布在云贵走廊附近,文士常慕名绕道前去游览,乃入。此外,诗歌虽系本地人所写,但描写的确实是湖广驿道线路景点,则给予入选。如《冯虚洞》《碧波桥》《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柳塘夜渡》等。

6 据统计,明清两代文士创作的与飞云崖有关的诗歌有 220 首之多(参见解培九编注《飞云崖诗萃》,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2 年版)。以此测算,云贵走廊“路诗”当有 1000 首以上。

7 资料来源:(清)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等编著,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清)陈田,辑,张明,点校:《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贵州省历代诗文选编辑委员会,编:《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选编:《黔诗选·明清部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潘超、张贵东,主编:《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闫平凡:《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前引书,等。明代云贵走廊无相关龙里、威清、普定卫的“路诗”入选,故本表无显示。

8 明代武侯祠在云贵走廊有施秉、贵阳、关岭三处,王杏和王守仁系浙江人到贵州任职,其时黔省下游偏桥卫诸葛洞(附近有武侯祠)水道未开辟,最有可能游览的是贵阳涵碧潭(今甲秀楼附近)一带的武侯祠。

9 迭水即今天的黄果树瀑布。

10 盘江铁桥在永宁州西三十里、安南县东四十里,为入滇通道。

11 资料来源:《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黔诗选·明清部分》《贵州竹枝词集》《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均前引书;王敬彝:《柳癭庵诗钞》,载许先德、龙尚学主编《贵阳五家诗钞》,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等。

12 镇远至平溪(玉屏),途中有伏波庙,中间一段须渡沅江。

13 原诗作者自注:“在飞云岩下。”

14 贵阳鄂公祠原在翠微园内。

15 从宋至的诗歌《飞云岩》《龙里》,可推测其赴贵州任乡试副主考官,行走的是云贵走廊玉屏至贵阳段。

16 《黔中杂咏》系组诗,诗歌所涉地点有黄丝驿、麻江、黄平、偏桥、诸葛洞等,故归入走廊途中的分类。参见(清)戴瀚:《黔中杂咏》,载《贵州竹枝词集》,前引书,第 314-315 页。

17 《柳癭庵诗钞》,前引书,第 94-98 页。限于篇幅,其诗未能一一分析,内容大抵不超过笔者在下文提及的五种分类。

18 甘文焜以阅兵至镇远,时督师者叛变清廷响应吴三桂。甘文焜遣使驰奏,七日抵京师。诗中的古柏即甘文焜自缢处。

19 因诗歌中大多以苗家、苗人、苗蛮等指称贵州的少数民族,所以有的诗歌描写的民俗无法确定族属。

20 诗歌中用汉字记苗音,意译为:商讹(放牛)、固麦(吃饭)、呵交(饮酒)、大弄(日午)、歹鸡(坐)、雅务(难行)、阿蒙(母)、阿孛(父)、果瓮(行役)。

21 诗歌中用汉字记苗音,意译为:雅务(难行)、商讹(放牛)、阿孛(父)、阿交(饮酒)、阿蒙(母)、歹鸡(坐)、固麦(吃饭)、果瓮(行役)。